

丧葬仪式与村落共意

——以陕西关中 S 村为例

董敬畏

(浙江行政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内容摘要】学界探讨仪式多关注仪式本身及其功能,对于仪式蕴涵的公共性却鲜有关注。文章通过考察一个村落的丧葬仪式过程,认为仪式不仅具有仪式本身的功能,更有公共性生产的空间与场所的功能。通过仪式过程,村民共意和村落公共性也得以再生产。

【关键词】仪式 共意 公共性 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K89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1-0114-03

一、问题的缘起

作为透视和分析社会的视角和窗口,仪式是人类学家所钟爱的话题。人类学家透过仪式观察人类的情感,分析人类的经验意义,阅读和诠释社会。从人类学研究仪式的轨迹考察,仪式本身具有的“公共属性”使其在各种社会场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所有的仪式研究中,丧葬仪式所具有的意涵则更为人类学家所侧重。

丧葬仪式作为人生的“过渡礼仪”和“阈限”,在礼仪的每个阶段,都有值得探讨的许多话题,比如“阈限”的阶段、力量、分类、功能等,众多人类学家已经就此话题展开过众多讨论(盖内普,1960;特纳,2006;道格拉斯,2008)。然而,国外人类学者对于仪式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只关注仪式本身的意涵,仪式具有的公共意涵很少关注。笔者认为,中国村落社会中的仪式不仅进一步生产了村落共意和村落公共空间,而且还形成了村落公共行动,再生产村落的人观。

在今天陕西 S 村中,丧葬仪式经常以相同的程序重复举行,民众借由丧葬仪式不仅达成共同体成员的共意,产生村落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而且成功生产村落的人观。

二、S 村社会组织

S 自然村隶属于 XK 街道办 Y 村村民委员会,包括四个村民小组,314 户居民,1256 人,1444 亩耕地。因为土壤肥沃,村落的人们都以农耕为主,精细农业技术较发达。S 村是一个移民形成的村落社会,形成于明后期,祖先因为被皇帝罢官、流放,到 S 村这个地方住了下来。祖先有四个儿子形成村落四个分支,每个分支形成一个小世系群。尽管如此,S 村仍然同祭一个祖先,共用一个公共墓地,全村人也共同排辈论号。通过祭祀,S 村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生存样

态。

人们在每一小世系群内的最小单位是家户,由家户组成小世系群,再由小世系群组成 S 村落。今天的体现就是由四个小屯组成的整个自然村。他们祭祀同一祖先,从事同一种生计,整个村落体现出来的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共同体。

S 村的社会组织框架,是基于地缘与血缘的共同体,它既有人们源于同一祖先的血缘联系,整个 S 村是一个父系世系群组织。也有人们居住在一个地理区域的地缘联系,人们的社会认同和社会组织建构于此上。

三、S 村丧葬仪式过程

S 村的个人的丧葬仪式一共举行三天,下面笔者按时间顺序对人们在这三天的仪式做一简单叙述。

第一天 报丧与入敛

第一天事实上是举行死亡仪式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对于丧家来说要做两件事:报丧、入敛。在老人临近死亡时,人们把老人无论如何要送回家里,男人在正屋,女人在内室,喻叶落归根,否则会成为孤魂野鬼。老人死后,孝子以厚纸或白布,上写死者姓名,死亡年月日,作“魂帛”暂代位牌,供于正厅一角,燃烛烧香。孝子于门柱“挂孝”,用白纸写明死者姓名、生卒年月日,亡父贴斜左,亡母贴斜右。还要在门口贴出“讣告”。

孝子把死亡的消息通知自己的亲戚、关系户和朋友,这是“报丧”。村落内部的通知要由死者长子亲自出面。这一过程实质上是请乡亲(当地叫“请执事”)帮忙的过程,还要为所有“执事”请一个总负责人(当地称为“执事头”),他负责安排所有的一切。“执事”包括亲戚、关系户、乡朋。

亲戚朋友来之后进行入敛。棺材外面漆黑,用红字写上

* 作者简介:董敬畏,社会学博士,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福、寿、禄”。棺材里面红布全包,底部放草丝,草丝上面放草灰,吸收尸体的水气。灰上放银纸,银纸上再放纸钱,是旅费。孝子用酒给老人洗脸,帮老人整理寿衣。接着给死者盖棉被,封上棺材。入敛的时候必须哭丧,想到什么就哭什么,搭着什么就唱什么,没有限制。其内容主要是倾诉对死者的思念之情,自责对长辈的不孝,一般没有太多的限制。入敛完之后第一天的仪式就会结束,孝子就整晚在灵前守灵。闻讯赶来的亲戚朋友这时会回去,直到第三天葬的时候再来。

第二天 搭灵堂与迎魂

丧礼第二天一大清早,执事帮忙搭灵堂。灵堂中间是白布覆盖的大桌子,桌子上用来放祭奠用品。桌子最前面是香炉,两边是香烛,香炉是用来亲戚朋友祭奠时上香用的。一般上香是三枝。香炉后面是九碗饭,有煮熟的,也有买的食品,这些食物必须上面插花,称“花饭”,是专门给死者准备的。即使坏掉生者也不能食。食物两边是纸糊的八个“金童玉女”,四男四女,全部以侍者的形象出现。食物的后面是阁楼,也是纸糊的,代表家屋。这个家屋,一般是由孙子拿到坟墓去烧掉。家屋的两边是许多日用品,今天的日用品包括许多电器类的东西,电视、汽车等等!

棚子里面的棺材上面覆盖的黑布是丧家的讨妻群体送的。并由嫁出去的女儿把自己带来的白布挂在棺材旁边。这被称为“幛子”而且上面还会写着“奠”。棺材的大头一边必须点一盏油灯,在这三天里,油灯必须始终保持不灭,随时要有人照看油灯。人们说这油灯是给死者引路照明,怕他才从阳间到阴间,在路上看不清楚。

所有这一切做好之后,要请“吹手”(一般是锁呐)吹吹打打去墟上把死者的所有死亡的亲人接回来,人们说是如果不请吹手去迎接先人,“先人”就不会回来。吹手吹吹打打也可以把先人回来路上的其它乱魂吓跑。迎魂时所有的孝子包括门中的人,都必须跟着一起去。把所有死亡的亲人接回来后,丧家开始接受亲戚朋友的吊唁。

第三天 奠酒与披红

第三天一大清早首先儿媳要大声哭着把大门打开。在这之后各项仪式正式开始。首先第一就是墓穴的问题。“打墓”是从仪式第一天就开始的。对于祖先崇拜来说,墓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黄土高原墓的形状是“凸”字形,也就是人们在长方形竖穴的一端向内掏出墓室,埋葬时先将棺木落入穴底,然后再推进内室,放好棺木后还要用砖或其它器物把内室的门封住。最后是用土掩埋并堆成一个土堆。对于这种埋葬方式,考古学证实从古代到今天,西北地区的埋葬方式一直没有多大改变^[1]。

第三天全村落的人都会到丧家来。年轻小伙要帮忙抬棺材。其它人都会从自己家中带着铁锹,要帮忙埋。S村的丧葬仪式是棺材的四个角必须是四个世系群的后人抬,每个世系群都要出人。传统是村中的乡绅和长老出面招集各个世系群,今天是行政力量的代表即各村民小组的组长出面招集各个世系群也就是各个村民小组了。村落内部每一家都会出至少一人去参与第三天的仪式。

正式的仪式是从人们把棺材从屋内移至门外布置好的

告别仪式场开始。由“贺礼生”主持,这称为“转棺”,然后再“奠酒”就是让死者的外甥辈、侄男侄女辈的人在灵前给亲人送行。“奠酒”完之后再是“披红”,这是一种表彰媳妇对婆婆的孝敬的仪式。当着村落所有人的面,使孝敬父母这一观念在人们脑海中扎根。再接下来是行“棺罩”,就是以一种由竹子撑起的布房子盖在棺材上,棺材上覆盖的黑布仍然不会取掉。这种撑起来的布房子上画的都是传统的一些有关孝的故事。房子的前面一般装饰是龙头,后面是龙尾。

这一切就绪之后,正式起灵。起灵时放炮,在乡亲朋友的帮助下,棺材被抬到了墓地。下葬的时候,四个角拽着棕绳徐徐放下,四平八稳之后,棺材上覆盖的黑布被拿下来,亲属们必须抓起泥土扔到灵柩上,这叫做“添土”。灵柩下去之后,先要盖一层薄土,再把墓穴里扫出来的土撒在上面。棺材放入窑洞之后,还要再把原来入在灵柩上的那盏油灯放进墓穴。

四、丧葬仪式与村落共意

通过 S 村丧葬过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丧葬仪式过程本身蕴涵了象征、交流、表演、沟通的意义。仪式过程中,除了人员的劳力付出之外,还有礼物。正是通过劳务与礼物的分享,村落成员形成某种公意,塑造他们的共同体观念,进而形成公共行动。

S 村的丧葬仪式,全村落的人都要出席。男人被赋予正式的身份——“执事”,女人们做一些与饮食和服务有关的事情。由此,村落所有成员参与进来,民众相互交流、沟通、礼物分享和劳务互换的场合。这种场合作为村落公共领域的初级形式,形成了村落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既是村落公共行动的基础,同时也是村落共意的基础。S 村丧葬仪式的每一个阶段,村落的人们不仅分享劳务、食物也分享礼物。送礼的标准是根据亲戚、关系户、乡朋的分类标准送的。礼物与劳务在丧葬仪式中出现的频率,见下表:

表一:互动和关系在仪式中发生的频率

	礼物	劳务
亲戚	经常发生	一般存在
关系户	经常发生	经常发生
乡朋	有可能	有可能

丧葬仪式中的礼物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礼物人们之间可以分享某些东西,比如人们之间的悲伤,二是礼物其中也是一种债务,这种债务是社会强加他们的。这种分享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它表现为债务的形式,根源来自于 S 村落社会而非物品或者物品的主人。它把个体和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体利益和个体意志与群体利益和群体意志通过债务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得个体的利益与意志服从于群体的利益与意志。

S 村丧葬仪式背后的意涵在于透过仪式及仪式过程上的劳务及礼物交换,村落中的个体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每户都有其它家户的一部分。S 村丧葬仪式中的各种交换,本质上是村落共同体成员形成的一种社会约定和契约,这种由仪式中的(下转第 130 页)

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分析女子之所以“被男子欺负,至于数千年不得翻身”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问题。他说,上古之时男女出于平等地位,这是由于“经济一项,女无所求于男,男无所求于女”之故。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物不足,因而产生生存竞争,便使工作成为受重视的一项社会活动,但女子因有生育问题,在此期间不能工作,男子便乘机以食物为诱饵,以“服从”为交换条件压制女子,所以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实出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若要争取妇女解放,必首要争取女子经济上的解放。他开出的药方是:女子结婚前备足自己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使自己能够经济独立,并需要预备产后的生活费,这样就可以在经济上不受男子的钳制而能达到男女的平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妇女解放运动可谓轰轰烈烈,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异常活跃。在各种思潮中,从经济独立角度做文章的不在少数,这方面的讨论也比较深刻。胡适为无名女子李超立传,鞭挞传统的家族制度,同时也提出妇女财产继承的问题。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关于女子解放的条件列出了七条,在经济独立方面他认为:“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人’,就当为生产者。这是社会所必需的经济要素,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5][P45]}。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李大钊更是把经济问题看得很重,他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8][P23]}。陈独秀是对毛泽东影响非常大的人,对于他来说,个人独立与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

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5][P101]}

毛泽东早年妇女观涉及到的内容不仅仅这几方面,比如他关于女子教育的问题,他呼吁女子联合以争取解放的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本文均为探讨。而毛泽东早年妇女观集中反映在1919年末所写的评论文章中,这也正是他思想转变的过渡时期,他正从一个自由主义者、民主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应有相应的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 [1]新民学会资料[M].人民出版社,1980.
- [2]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M].1994.
- [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 [4]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5]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7]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上接第115页)交换形成的无形约定和契约,是村落成员共意和村落公共领域形成的物质基础。正是这样的礼物与劳务的交换形式,使得村落的个体不再表现为个体,而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产生了村落共意的基础和公共行动的动力。同时这种交换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使村落表现出一种整体性伦理,这种整体性伦理是村落共同体成员通过自己的行动达成的,也是他们所追求的,符合村落内部人们的终极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就是村落公共性产生的根基。

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中,村落内部的价值标准因为社会转型而丧失,村落内部的交换因为商品交换的盛行而消亡,由此村落共意和村落公共性产生的基础也逐渐消亡,进而导致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深刻危机。S村丧葬仪式中的交换及其背后的村落共意意涵,提供了当前重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公共性的借鉴和途径。

参考文献:

- [1]宋齐.1987年中国史前考古重大发现[J].新华文摘,1988(9).
- [2]道格拉斯·黄剑波,柳博赞,卢忱译.洁净与危险[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3]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4]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

论战为核心”[J].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第2期.

- [5]涂尔干.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6]特纳.黄剑波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7]魏捷兹.“澎湖群岛的村庙公司与人观”[A].黄应贵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C].台北:中研院民族学所,1995.
- [8]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9]张江华.“血与土的变奏:广西田东县立坡屯的考察”[A].黄应贵编.云贵高原的亲属与经济工作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研院民族学所,1999.
- [10]董敬畏.“关中地区丧葬中互惠共同体——以临潼区S村丧葬仪式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08(3).
- [11]Edited by Maurice Bloch Jonathan Parry.1982.Death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Lif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Roberi J. Foster.1990.Nurture and force-feeding:mortuary feas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ndividuals in a New Ireland society,,American Ethnologist (3):431-448
- [13]Van Gennep,A.1960.The Rites of Passage,London: Routledge &Keagn Paul.